

## 小巷里,温暖的厨房

彭文斌



2021年11月6日。由北京飞往南昌的航班上,一对戴着口罩的老夫妇正在小声地用南昌方言聊天。

“你说,这飞机会晚点吗?听孩子说,南昌那边在落雨。”瘦瘦的老人看着舷窗外,忧心忡忡。

坐在他身边的妻子也是一脸焦灼:“应该不会吧,是小雨,不碍事的。”

老人把身体往座椅上一靠,说:“还别说,才离开六七天,这心里头不晓得有多想念那个厨房。”

这对老人,就是刚刚从人民大会堂领奖归来的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万佐成、熊庚香夫妇。

## 油条摊子来了新“生意”

南昌多香樟。一到暮春,满城飘着香樟清新的芬芳。

这是2003年春天的一个日子,天晴,十点多钟的光景,阳光洒满巷口。

像往常一样,万佐成全神贯注地炸着油条,锅里发出吡吡声。六个炉子安静地排列在那儿。

“师傅,能借借火吗?”一个小心翼翼的声音传过来。

万佐成和熊庚香不约而同地盯着男孩的右腿,那儿,裤管空荡荡的。

男孩的嘴很甜,笑着叫了声:“爷爷奶奶好!”

熊庚香应了一声,鼻子忽地一酸,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。

可怜天下父母心。万佐成马上让出位置,热情地说:“来,锅正好闲着,你们快用吧。”

万佐成从中年男子那儿大概知道了这一家子的情况。他们是江西宜春人,孩子今年十一岁,患了骨髓,前不久做了截肢手术。儿子在江西省肿瘤医院待腻了,吵着要回家,说是要吃妈妈烧的饭菜。孩子正处于治疗关键期,不能半途而废,无奈之下,两口子便商量着买菜加工,谁知医院附近的几家餐馆生意火爆,都说没空。

女人麻利地炒好了菜。熊庚香忙着给她打包。男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钱包:“师傅,你算一算,多少加工费?”

万佐成伸出一挡:“什么钱不钱的,不就是一点多余的火嘛,不要钱!只要孩子需要,你们可以天天来炒菜,免费用炉子。”

没过多久,这个小巷子里的油条摊子在患者家属中传开了。一传十,十传百,越来越多的患者和家属来万佐成、熊庚香夫妇这里炒菜。六个炉子不够用了,万佐成跟妻子商量,一口气又添置了十套炉灶。再后来,老两口干脆停了做油条的生意,一心一意张罗厨房。

这条两米多宽的小巷子热闹起来了,每天暖洋洋的,仿佛一处避风港。患者和家属们洗菜、切菜、炒菜、煲汤,烟火缭绕,香鲜袭人。他们找回了久违的温暖气息。

心灵手巧的万佐成研制了几个木架子,摆上瓶瓶罐罐,香料、盐巴、白醋、生抽、料酒。一层摆不下,再摆第二层。他特意贴上一张红纸,写下一行字:调料免费。铁锅、高压锅、热水瓶添置了一个又一个,煤球一换就是上

百个。

不过,万佐成慢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不知从何时起,前来加工菜肴的人渐渐少了起来,一些熟人甚至悄然退场。他心里直犯嘀咕,一时搞不懂问题的症结所在。

这一天,万佐成实在忍不住,拽着一位熟人想探个究竟。

“万师傅,其实原因很简单,你不收费,时间久了,大家不好意思。”那位熟人掰着手指说:“煤球、洗菜水、调料、厨具、炉灶、烧水壶、热水瓶,哪一样不花钱?你每天得垫付多少钱啊,大伙聊到这事,哪个不感激,哪个又不内疚?”

万佐成急得直搓手:“你去跟大家说说,没关系,我们两个人平常开销不大,以前做生意也有点积蓄,承担得起。”

对方将头摇得像拨浪鼓:“不行,不行,将心比心,我们良心上过不去。万师傅,你还是收点加工费吧。”

万佐成见事情僵持不下,便跟熊庚香商量,最后决定每加工一个菜,收成本费五毛钱。

很快,爱心厨房的人气又噌噌噌地飙升起来。老两口的脸上重新绽放出光彩。

万佐成、熊庚香古道热肠的事传开了。因为厨房位于江西省肿瘤医院外面的小巷子里,专供患者及其家属加工饭菜,人们便把这儿叫作“抗癌厨房”。

随着物价上涨,每个菜收五毛钱成本费已经难以以为继。2016年,万佐成、熊庚香在反复商量之后,将加工费标准作了调整,炒一个蔬菜收一元,炒一个荤菜收二元,熬一锅汤收三元,调料依旧免费供应。

从早晨四时起床,用木柴给煤炉生火,一直忙到晚上十一时,这是万佐成、熊庚香两口子的工作时间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,天天如此。

天刚蒙蒙亮,就有患者和家属陆续过来加工菜肴,熬制营养汤。星光和灯光从那些晃动的人影上滑落。锅铲、瓢盆在砧板上交响,演绎人间的日常。

熊庚香如同一个交通员,在人群中穿梭,给人们递上厨具,送来调料。她操着浓浓的南昌方言,中气十足。这个声音在,每个人的心里都踏实。

“大姐,你有一副菩萨心肠。”正在留言簿上写字的南昌市民郑先生忽然抬起头,看着熊庚香,认真地说道。

熊庚香不好意思地咧着嘴笑。她不知道郑先生在写些什么,自己不识字。

闲下来,读了几年书的万佐成瞄了一眼,发现郑先生竟然写了两句留言。

一则是:“爱心厨房”,万佐成夫妇在这片狭小的空间内传递出浓浓的温情,为患者和家属提供锅碗瓢盆、炉灶煤火、柴米油盐,象征性地收一元钱成本费,只为让患者吃上热气腾腾的“家中味道”。全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忙碌无味,执着坚守,源自他们内心的善良。

或许觉得意犹未尽,郑先生又写了一则:十八年来的坚持和爱心,为癌症患者提供守护,用他们朴实的烟火气息照拂寒夜的路人。一元“抗癌厨房”背后的人生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初心可贵,坚持不易。

而熊庚香的话总是特别实在:“日子得慢慢地过,吃饭是小事,吃得好,患者开心,家人开心。”

一天晌午,加工做菜的高峰过后,那个做了一辈子豆腐的左大爷扶着老伴蹒跚着走进了小巷。

“大妹子,我想炒两个菜,行破?”左大爷朝着正在打扫卫生的熊庚香扬了扬手中的手提袋。

熊庚香自然满口答应,招呼左大爷老伴坐下后,自己帮左大爷挑拣蔬菜。

左大爷的老伴患了乳腺癌,从上饶到南昌,跑了多家医院,最后才算是江西省肿瘤医院常“住”下来。老两口感情好,老伴生病之后,左大爷更是如影相随,不离左右。

从这一天开始,左大爷和万佐成夫妇的交往,持续了十一年。每次做好饭菜,看着老伴吃得有滋有味,左大爷感到很欣慰。

那天,左大爷和老伴终于要回上饶了,两人特意来告别。老伴坐在老地方,拉着熊庚香的手,忽然抽泣起来。

“舍不得啊,这里比家还好,开心。”老伴的目光里满是留恋。

熊庚香也忍不住一阵阵心疼。她不擅表达,只是说:“好人一生平安,嫂子,放宽心,你会养好的。”

时光仿佛奔涌的赣江水,一去不复返了。万佐成、熊庚香还是那样忙忙碌碌,从拂晓到夜深。

万佐成从来来往往的人流里品尝到了别样的人生感悟:“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伤心事。我就希望大家在这里热热闹闹的,能忘掉一些烦恼。”

来人失落地走了。

灯影里,老两口不知不觉聊起那位赣南的老张。

老张五十多岁,被检查出肝癌晚期时,医生宣布他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。“抗癌厨房”是老张几乎每天要来的地方,只要身体状况允许,他必然晃晃荡荡来到小巷,或者炒三两个菜,或者跟万佐成谈心。一来二去,两人竟然成为莫逆之交。

万佐成与老张分享了他多年来跟患者打交道的心得: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;心态要好,心宽有利于延长寿命;护理十分重要,尤其是要吃好吃好,营养跟上了,才能与癌症抗争。

万佐成告诉老张:“吃饭是小事,先把肚子填饱了,再去治病。”

只要到了这条小巷,老张的脸上就荡漾着一种神采,不时哈哈大笑。被医生预言只有半年时间的老张,竟然撑了三年。

2016年春夏之交,老张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,日益恶化。肿瘤医院善意提醒家属,时间不多了,继续在医院于事无补,还是回赣南吧。

那是个阴天,已经不能站立的老张被送到救护车前,却死活不肯上车。他的眼睛看着家人,抬起手,吃力地往医院外的巷子方向指了指。

“我,想见见万大哥……”

家人用轮椅缓缓推着老张来到了爱心厨房外面。此时,已经有不少人在忙乎着准备午餐。正在干活的万佐成隐隐约约听到了谁的呼唤声,他顺着声音看去,但见老张歪着身子,朝他有气无力地挥着手。万佐成吃了一惊,赶紧放下活计,拨开人群,冲到了轮椅前。

“万大哥,我要回赣南了。”老张吐字已经不太清楚,很吃力。

万佐成忍住眼泪:“好啊,可以回家团聚了,千万记得好好休养啊。”

“感谢你三年来的帮助,很开心……”

老张抖抖索索伸出手,万佐成赶紧一把握住。两人静静地凝视着对方,谁也舍不得先抽出手来……

后来,在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的关心和扶持下,钢架棚建起来了。那些在“抗癌厨房”炒菜的人们,不必再担忧大风雨水的侵袭。

青年志愿者也来了,忙着安装空调、电风扇和冰箱。他们朝气蓬勃,给“抗癌厨房”增添了不少活力。

更多的人,悄悄送来大米、食用油和各类食材,不愿留下姓名……

万佐成说过:“我们就像墙上的那口钟,只要不坏,就一直转下去,做下去。”

十八年的光阴河流,流淌着多少悲欢离合。十八年的日月星辰,记住了这巷子温暖的厨房和这一对夫妇。

又一拨患者和家属拎着大包小包过来了。一炉炉烈焰起舞。铁锅里传来毕毕剥剥的响声。切菜剁肉的声音此起彼伏。香气,萦绕在小巷的空中……

这人间的烟火气息,是多么的迷人……

图为南昌赣江风光。

李 征 摄



如果有人跟我说起钱塘江,我马上就对他讲讲钱塘潮。钱塘潮是钱塘江与生俱来的胎记,钱塘江是钱塘江区的“形象代言人”。

我的老家在飞云江畔。小时候,每当涨潮时,我就来到楼顶看江水。在村子的渡口码头前,从分岔口涌进来的江水犹如千百只鸭子在赶路,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潮水跑到我家院子后面,就没力气了,慢慢不见了。“这个潮水没什么好看的。”父亲说:“你要看就去杭州,钱塘潮水天下第一。”

二十多年后,我来钱塘区当老师,住在了钱塘江边。农历八月十八,钱塘江面潮水如万千白马飞驰而来,声如雷,鬓如雪。那一刻,冲上来的潮水恍若要将沧海淘空。原来,宋代潘阆“来疑沧海尽成空”不是虚言。

我发现钱塘江的壮美和钱塘人的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。钱塘人印一本小册子,选奔涌的潮水当封面;过节摆个花圃,也要配成浪花的模样;出品的各种宣传片,钱塘江总是不可或缺的“第一主演”……钱塘区要做徽标,老百姓从全球征集的500多份设计方案中,挑中了蓝色的逐浪款和金色的旭日款。两者都是以钱塘江作为主要元素,难以取舍,遂两个都要了。于是乎电梯口、地铁上、学校里,随处可见两个波涛翻涌的徽标。

我还发觉钱塘人有事没事喜欢往江边跑。钱塘江又叫之江,因其江路曲折,形状如汉字“之”。区内道路都是井字形,所以不管横路还是竖路,最终每一条路都通向了钱塘江,车开着开着就驶到江边了,人走着走着就逛到堤上了。有潮的时候看潮,没潮的时候看桥,看树林,看芦苇荡。我喜欢在江边跑步吹风,看高树枝头叶子乱颤,大树下,帐篷边的小孩在嬉闹。几十公里长的堤坝上有人拍视频,跑步,骑车,钓鱼,放风筝,打着个音响开独唱会。

刚来钱塘时,我很好奇,钱塘人为什么如此迷恋看潮、看江、看堤?后来,我细细研读了钱塘区的历史资料,终于找到了答案。

钱塘区怀抱着钱塘江,钱塘江哺育和滋养了这一片土地。我看到赞扬钱塘江大潮的文章何其多,但壮观之下的民生之艰,让人扼腕。钱塘江自古常发生坍江事故。木柴塘,泥土堤,遇上大风大潮,两岸的家园就会被吞噬。南岸塌了,渡江到北岸过日子,北岸塌了,又渡江回南岸讨生活。钱塘人自嘲是“沙头鸟”,在江南、江北飞来飞去,不知何处可落脚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为治理水患,钱塘人开展了几次大规模围垦活动。钱塘江潮水凶猛,“虎口”夺地,难度可想而知,只能选择潮水比较小的冬季进行。从当年的影像资料中,我看到这样的情景:在天寒地冻的日子,几万名军人和钱塘人赤脚在湿滑的滩涂上和时间赛跑。江水里的薄冰像刀,割进皮肤,脚上腿上时常会豁出血口子。

在围垦文化节现场,我听多位

耄耋老人讲述当年故事,他们“喝咸水,住草舍,睡白沙滩,吃夹着小石子的米饭”。钱塘江边水汽重,睡在白沙滩,像是半个身子泡在江水里。十几岁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,只是一心想着把堤坝筑起来,把潮水挡出去,把家守护住。常年江水冲刷,围垦出来的土地大多数是盐碱地、流沙土。盐碱地能种什么?只能种点萝卜。至于流沙土,更是可怕。但对于在潮水中抢滩头鱼、筑堤坝、讨生活的钱塘人而言,总有办法让这片贫瘠的土地长出庄稼。

最终,钱塘人从钱塘江的怀里接手了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,通过科学治理和技术创新,将碱地化为沃土。

我站在钱塘江绿堤上,看向江的南面,对面有麦浪、稻田和花海,江的北面有汇聚十四所高校的大学城、高科技产业集聚的科学城。宜居,宜学,宜业。从滩涂上走出来的钱塘,变成了一座夜空灯光特别闪耀的城市,再续“钱塘自古繁华”新篇章。

每一次父母来钱塘,他们也像在老家一样喜欢到江边散步漫游。春天,他们看不知尽头在何处的晚樱。如果恰好是在农历八月,他们就去看潮水。我告诉父亲钱塘的沃土是怎么得来的,他很震惊。父亲是一个农民,他深知土地的宝贵与来之不易。父亲对此念念不忘,回老家后,他跟很多朋友讲起钱塘江潮水,讲钱塘人六十年奔来不息的故事。

在钱塘的十年时间,我看钱塘潮涌,听钱塘故事,写钱塘传奇,我时刻感受到钱塘人血脉中的弄潮儿精神。江边潮起,风混着水汽与青草香,于我是那么的亲切。

图为钱塘江大潮景色。

影像中国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

大地